



WORKING THE LIGHT

风光的精要 典藏版

风光摄影大师班
Landscape Photography
Masterclass

光线的捕捉与雕刻

[英] 乔·科尼什 查理·韦特 戴维·沃德 著 埃迪·埃菲罗姆斯 主编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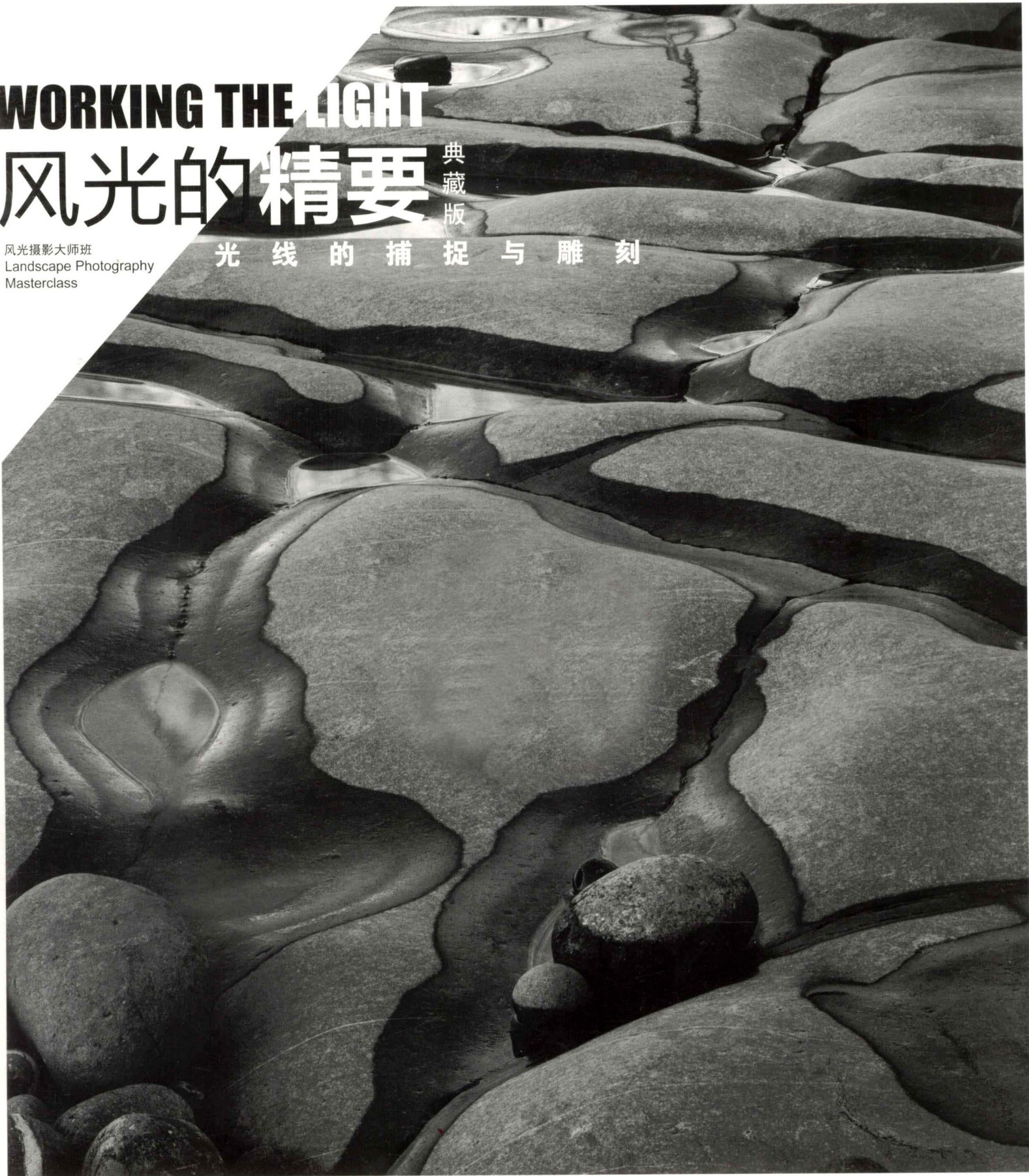
WORKING THE LIGHT

风光的精要

典藏版

光线的捕捉与雕刻

风光摄影大师班
Landscape Photography
Masterclass



Working the Light

A Landscape Photography Masterclass

First published in 2006 by Argentum, an imprint of Aurum Press Limited, 7 Greenland Street, London NW1 0ND

Copyright © 2006 by Eddie Ephraums, Joe Cornish, Charlie Waite and David Ward

浙江摄影出版社拥有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盗版必究。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2-249号

责任编辑:高振杰

余谦

封面设计:真实视觉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光的精要:光线的捕捉与雕刻:典藏版 / (英)科尼什, (英)韦特, (英)沃德著;郑达华、朱慧芬、靳晓莲译.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3.1

(风光摄影大师班)

ISBN 978-7-5514-0235-4

I. ①风… II. ①科… ②韦… ③沃… ④郑… ⑤朱… ⑥靳… III. ①风光摄影—摄影艺术 IV. ①J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8362号

风光摄影大师班 | 典藏版

风光的精要

光线的捕捉与雕刻

[英] 乔·科尼什 查理·韦特 戴维·沃德 著
埃迪·埃菲罗姆斯 主编
郑达华 朱慧芬 靳晓莲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 85159574 85170614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87×960 1/12

印张:13 $\frac{1}{2}$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月第1次

ISBN 978-7-5514-0235-4

定价:65.00元

风光的精要




光线的捕捉与雕刻

[英] 乔·科尼什 查理·韦特 戴维·沃德 著

埃迪·埃菲罗斯 主编

郑达华 朱慧芬 靳晓莲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J414
35

摄影大作往往是勇气和信念的产物。这不仅仅指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正确地做事，而且是要在现有的条件下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查理·韦特



格伦科的冬天

摄影：理查德·桑托索

目 录



前言 6

埃迪·埃菲罗姆斯

荒野风光 8

乔·科尼什

10

摄影讲习班

18

评判

50

有人为因素的景观 58

查理·韦特

60

摄影讲习班

68

评判

100

内部细节景观 108

戴维·沃德

110

摄影讲习班

118

评判

152

前言

埃迪·埃菲罗姆斯

欢迎阅读本书

本书是“风光摄影系列”计划中的第一部。出版本系列，旨在汲取三位著名摄影师的经验，探索风光摄影的诸多主题。这三位摄影师分别是乔·科尼什、查理·韦特和戴维·沃德，他们开办了一个名为“光与大地”的讲习班，通过他们的指导，读者可以了解这几位摄影师。我编著此书，就是要让这三位联袂辅导一个有关摄影用光与风格的大师班。不过，这种教育和启示是要在学员带着照相机，完成实地拍摄课程后继续下去的。

讲习班为学员提供了一个与优秀教师和摄影同仁交流的极佳机会。在这个班上，大家可以分享新想法，讨论作品，互相支持，互相启发，改进技术，最终促使大家在摄影方面取得进步。想实现这一目标，有志向的摄影师们要与讲习班的教师一起参与活动，这一点对本书的成功至关重要。大家选取作品，并非是要像竞赛时那样判定哪位是获奖者，哪个景取得最好，而是选取一系列作品作为有用的辅导材料，用以说明教师在“摄影讲习班”上表述的想法或建议。此外，这些照片也是“作品评判”一节里建设性评判的对象。

非常感谢那些为本书提供作品的摄影师。他们提供自己的作品让别人进行可能的批评（尽管这些批评是建设性的），甚至这些批评还会被印出来公之于众，这样做需要勇气。同样，我们应特别感谢戴维、乔和查理三位摄影师。他们不仅提供了自己的最佳作品，而且出于教学的需要，还拿出了觉得自己并不理想的照片，并指出其中的不足，甚至还开展互相批评。本书就是这些活动的成果。由衷希望本书能给读者以教育和启迪。正因如此，我有理由认为，它能在你的书架上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当然，这位置也会方便你随时取下翻阅。



荒野风光

乔·科尼什

《蓝色轮廓》—— 摄影用光的一次启示

多少年来，我一直用5×4(英寸)的大画幅照相机拍摄自然风光，效果渐佳。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在英国威尔士的邓雷文湾拍摄风景，突然看到峭壁下的阴影里，各种反射光汇成一片奇特的景色。我取好景，又习惯性地加上滤镜以平衡色调。可是那天晚上，我回想白天的拍摄情景，突然意识到，我要拍摄的正是那些自然光的效果。于是，翌日午后，我又回到那里。这次，在取好景后，我没装上滤镜。

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拍摄的效果非常好。从此，我对自然光和色彩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这幅摄影作品的光完全是非直射光，也就是说，画面中的光源全来自画外。湿润的岩石反映着蔚蓝的天色，而岩石间的小水潭映照着从峭壁上反射过来的暖色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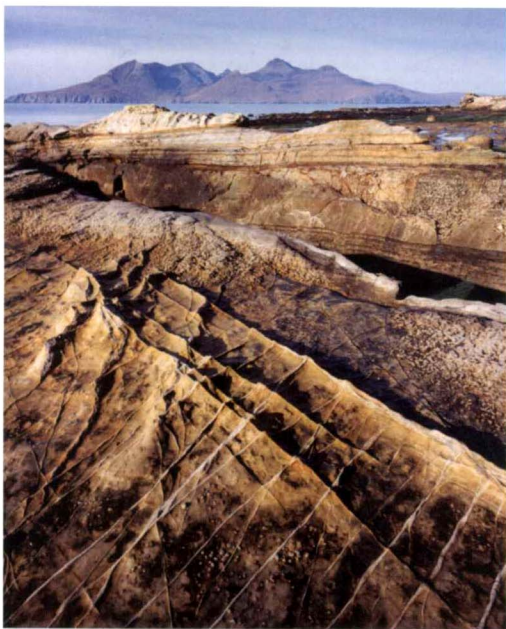
《蓝色轮廓》是我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乔·科尼什



不管拍摄哪类作品，我首先要考虑光的运用。我要分析光源、光的变化，并随其做出相应的调整。摄影是否成功，关键在于用光。我的摄影秘诀，就是正确运用各种光线。

乔·科尼什



苏格兰，埃格岛，沙岩层

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才拍成这幅作品。我渴望拍出那岩纹如金字塔般地从画面右下角层见叠出的效果。巧妙运用自然光，就能让岩石显得层次分明，岩脊清晰。远方朗姆山那隐约的轮廓为画面前景提供了绝佳的衬托。或许，景物之间的连接过于单薄；或许，中景过于突出；或许，光线过于强硬。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无关宏旨。

中学时，我最喜欢的科目是艺术。我天生就喜欢画画，时至今日，艺术也是最能发挥我能力的科目。当然，我也喜欢物理和地理（地形学部分），常常对地图兴趣盎然，即使是地图上的海岸线，我也觉得奇妙无比。也许，小时候的这种爱好正预示着我一生会对海岸风光情有独钟。

进入大学，选了艺术专业后，我喜爱上了摄影。可以说，从我买到第一架单反照相机的那一刻起，我就对摄影着了迷。照相机的取景器为我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新窗口。我的零花钱大多用在了购买暗房器材、新镜头或胶片上（幸亏我不喝啤酒）。为了拿到艺术学位，我学得很苦，不过，我清楚，摄影是我的至爱。我喜欢拍摄，尤其着迷于拍摄户外风光。

在大学学习期间，我见识了安塞尔·亚当斯、爱德华·韦斯顿、保罗·斯特兰德、沃克·埃文斯等摄影大师的大作，还阅读了f/64小组的著作，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理念。这一切使我相信自然风光摄影具有巨大的潜在艺术价值。虽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和尤金·史密斯等新闻摄影师也令我心潮澎湃，但我心里明白，我生来就不具备记录战争、革命或其他社会巨变的出众才能。在当了一段时间的新闻摄影师的助手后，我曾试着独自拍摄一些涉及社会问题和人物的作品，可拍出的全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在空闲的日子里，我常带着照相机到乡间走动，慢慢产生了要做一位风光摄影师的梦想。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想靠风光摄影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来有了转机。我为一本关于“国民托管组织”的书拍摄了一些黑白风景照片，这为我带来了第一份出版一本旅游书的合同，这本书为我提供了拍摄风光照片的一些机会。拍摄这些风光照片的报酬少得可怜，但只要能拍照，钱少些无关紧要。这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名叫查理·韦特的风光摄影师。他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唯一风光摄影馆”，将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摄影师召集在一起。我的风光摄影作品也成功地在他的“唯一风光摄影馆”里展出，这使我信心倍增，希望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一位真正的风光摄影师。

苏格兰，埃格岛，莱格湾

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画面：令人肃然起敬的景色和神奇无比的光彩融为一体。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心里思忖：毕生难得见到这样的景色，要屏住呼吸，可别把它吹跑了！

那天，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来到此地时，我已筋疲力尽。不过，我仍抓紧时机架设好照相机。我没用滤镜，只把眼前的景色真实地记录下来。光的质量非常理想，天空、色彩、近处海滩的每一细节以及远方朗姆山那迷人的轮廓都显得那么引人入胜。画面上没有直射光，天上大团的云彩起到了天然反光板的作用，使得下面的海滩流光溢彩，暖色充盈。

这几乎是一张天衣无缝、十全十美的摄影作品。那天，我拍完了身上带的所有胶片，但仍觉得不过瘾，我真后悔当初没多带一些。



风光摄影师通常不喜欢使用滤镜拍摄景色。不过，因现实中光线的种种原因，许多情况下，滤镜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巧妙运用滤镜可以拍出完全像用自然光拍摄的效果，至少让非专业人士看不出其中的差别。人们所看到的只是曝光充分、色彩美丽的影像。



数码摄影后期加工技术可以取代渐变滤镜，运用渐变工具和融合模式将不同的光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复杂的数码操作工作，当然，这种技术也有其不足之处。而对那些使用胶片的摄影师来说，他们却可以凭借手中的照相机，运用中灰渐变滤镜，拍摄出无与伦比的逆光透明效果。

参与编撰这本书，并不完全是一种无私的高尚行为。我非常感激有这个机会来选编自己的作品，献上自己的佳作。我也很喜欢欣赏别人的摄影作品。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主持讲习班“光和大地”的工作，对许多摄影作品进行评判，从中也获得过不少愉悦和感触。尤其是当讲习班的一些“老学友”（这里用“摄影用光的学友”一词更合适）回来，我们看到大家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时。我作为一位风光摄影师，需要亲身游历各种自然景点，而参与讲习班的活动则能扩展我的摄影视野，扩大我与摄影爱好者的交流范围。风光摄影师曾被认为是独来独往、难以交往的怪人，因此，这种交流更能给我的生活增添一些意想不到的丰富内容。

欣赏摄影作品涉及艺术和观念，而与科学无关。不过，虽说我并不过分强调用分解法的理论去分析作品，可花力气去了解和认识摄影则是一种必要而又重要的学习过程。在讨论拍摄技巧时，有些摄影师往往表现出讳莫如深的态度，我对此无法理解。对摄影来说，所谓的“商业秘密”完全行不通。我认为，一张效果特佳的摄影作品是独特视角的产物，这种视角我们人人都有，而抄袭则必定无法成功。因此，我们何必为此担忧？虽然有些人比其他入更有艺术才能，但人人都可以通过实践和学习提高自己的摄影技术，都能认识到摄影最需要的是激情和灵感。摄影会涉及技术、艺术风格和心灵情感等要素，杰出的风光作品就是这些要素成功融合的产物。本书所提供的这些作品就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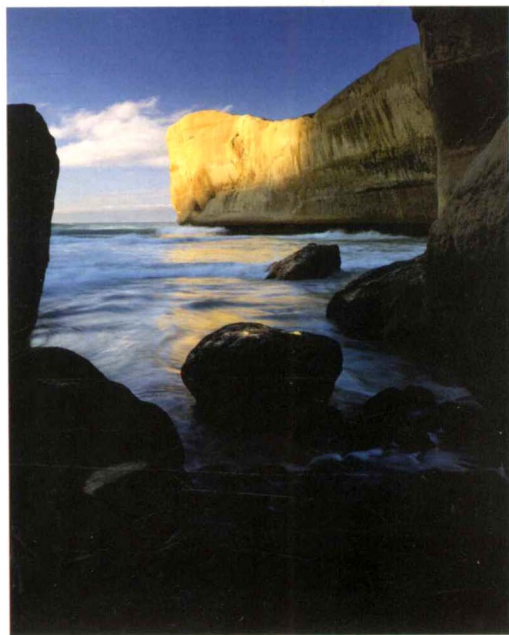
我以艺术和摄影的目光观察荒野中的万物。我喜欢大自然中蕴含的原生态的力量。瞧瞧沙石、雪原和冰层那富有韵律的形状和构造；看看久经风霜的岩石那被自然之力雕刻过的模样；还有那形态各异的植物、树木和花草所表现出的勃勃生机。我一直力图用手中的照相机捕捉这种力量的实质。在人类未涉足的许多地方，处处都可以看到这些景物。

1991年，我去了一趟阿拉斯加，这次经历对我影响深刻。三个月里，我在威廉王子海湾的海面上划着独木舟，或在那一带的山上摸爬滚打，在这种原始地方与当地入一起度过了一段简朴的生活。这段经历使我认识到贴近自然的真正价值，更重要的是，那些未受人类影响的山川景物将从此影响我对自然的整体审美观。阿拉斯加荒野自上个冰川时代以来，慢慢形成如今的山川地貌，它的这种自然美从此在我的脑海中确立了审美的基调。

从哲学上看，我认为，人类的许多问题均是城市化带来的，或由过分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引发的。我们的文化、社会、法律、宗教、工业和企业，这一切的存在都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当这个星球的其他生物在我们的阴影里受苦受难时，我们同样也面临不确定的未来。那是因为我们毫无节制地滥用我们的自然资源。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梳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唤起我们对自然的敏感反应。出于这些想法，我禁不住就要去大自然中寻求灵感和奇迹，为它们的幸存而欢呼，更为它们今后的继续存在而呼吁。

某些光可以激起人们的情感，但摄影师应敏锐地发觉到光的这种潜在作用。



隧道海滩的黄金悬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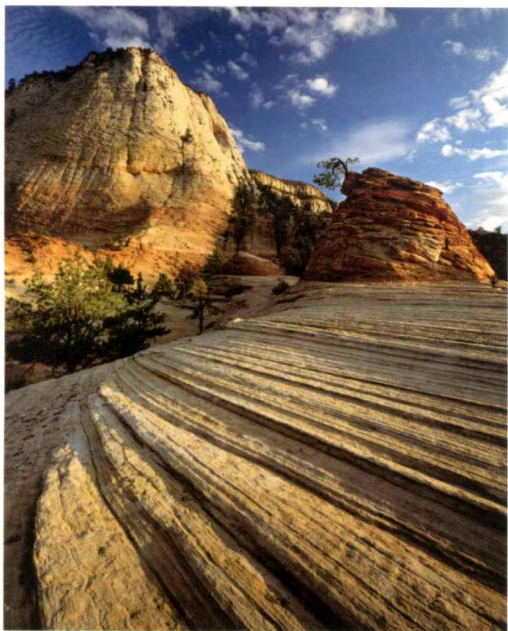
在一天早晨，阳光照在悬崖上，黄色的阳光与蓝色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迫不及待地掏出照相机欲拍下这一景色。但我立刻意识到，随着太阳位置的上升，金黄色快速褪去，一旦阳光普照整个悬崖，色彩对比度就会迅速减弱，将很难拍到最佳的效果。于是，我快速架好照相机。但我却犯了一个错误，我用上了偏振镜，且景取得太宽。反差已很强，用了偏振镜会使反差更为突出。天空的颜色太深，岩石只能看出黑黝黝的轮廓，整个画面显得不协调。不管从技术还是审美上看，这都是一幅失败之作。

新西兰，达尼丁市，隧道海滩

虽然隧道海滩与达尼丁市仅相距几英里，但它的原始状态完全出乎想象。我去过数次，试图拍下曙光照在雄伟的海岬悬崖上的迷人景观。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最成功的照片却是在一个多云的傍晚，阳光几近消失时拍成的。天上的云海泛着一种微光，我抓住机会拍下了这幅作品。我用了20秒钟的时间进行曝光。这期间，云团和海浪在胶片上留下了移动的痕迹，使画面呈现一种意想不到的动感。平射的阳光有助于表现由浅入深的阴影。完成了这么一张作品，就没必要再在此地另拍一张了。

这不是一张简单的或有商业价值的照片，而是一件能让人动情的作品。我的一位朋友在影展中看到这张照片时，感动得落泪。这种情感的反应是对摄影师最大的赞赏。对了，她在摄影展上买下了这幅作品。

风光摄影家常常游历山川，把了解它的地理知识、自然历史以及环境影响等内容，作为自己生活乐趣的一部分。而了解自然的另一面知识，如浪头冲向海岸或峡谷中洪水汹涌的力量，则能保护自己的生命！



白梅萨岩石

此景摄于水坑峡谷不远处。此处是锡安山国家公园芒特卡梅尔一带颇受欢迎的摄影景点。这里聚集了梅萨岩的所有特征。然而，这张照片的取景却很失败：中部平坦无趣，橘黄色的梅萨岩以及那几棵别致的小树都隐没于阴影之中。当时，我用的是风箱式聚焦照相机，这种照相机对焦可不容易，因为山的阴影快要吞没一切，我只一心对焦，根本没注意到景取得是否妥当，而且过分运用偏振镜，结果只能是浪费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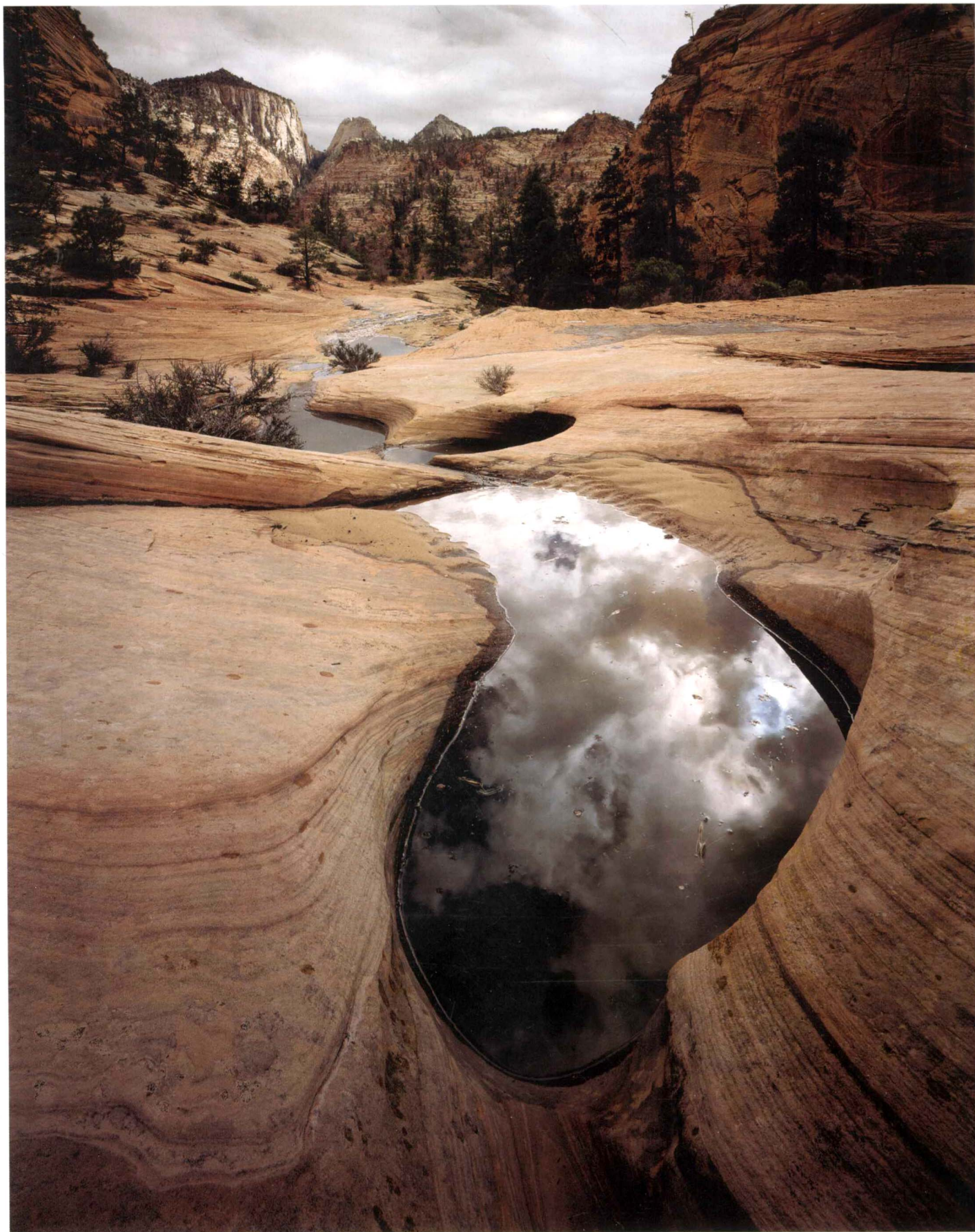
这种情感谈不上什么新颖独特。据我所知，大多数人面对火红旭日那迷人的美景，或目睹力大无边的海浪，或置身阒寂无声的沙漠，或仰视令人敬畏的巨松时，都会对大自然肃然起敬，如痴如醉。我相信，摄影师（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的创作能大大增强人们对自然界的这种亲和力。

许多摄影师拍摄的景物以及他们的用光理论对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我已提到过韦斯顿和亚当斯，不过，我还得提及约翰·布莱克莫尔。至于彩色摄影师中，我特别崇拜澳洲塔斯马尼亚的彼得·东布罗夫斯基，美国的迈克尔·法塔利和杰克·迪金卡，英国的保罗·韦克福尔德。盖伦·罗韦尔的《高山摄影用光》一书对我理解自然光有过巨大的影响。不过，绘画给我的启迪绝不亚于摄影。英国的特纳和康斯特布尔是我最喜爱的画家。我也喜爱像艾伯特·克伊普和雅各布·凡·雷斯达尔等17世纪的荷兰画家，我还很喜欢欣赏许多20世纪画家的作品，譬如：伊冯·希钦斯、格雷厄姆·萨瑟兰德、保罗·纳什和瓦西里·康定斯基。同样，我也认为我喜欢雕塑家亨利·摩尔自有道理，因为我对地理的着迷很大程度上是受雕塑的影响。

我一开始喜欢上摄影时，就在泰晤士河畔的桑宁树林里拍了一张黑白照片，拍的是一根山毛榉树干。这张照片拍得像模像样，感觉曝光恰如其分，当然那主要是运气使然，而非摄影技术的结果。后来，我自己试着重拍了几张，但都不很成功。几年后，我在安格尔西海滩上拍了一系列作品（后来它们成了我毕业成果展的主要内容），其中一张照片拍的是沙滩上一条蜿蜒而过的涓涓溪流。当时，我用了沙滩上反射的柔和阳光，那是我首次意识到，我拍摄的是光的效果，而非景物本身。到了1984年，我用起了滤镜和柯达胶片。我打破了滤镜的使用常规，居然发现我可以拍出上佳的色彩效果。在布赖顿宫殿码头拍摄的一个景象令我有信心认为，拍彩色影像时，滤镜可以大有作为。

锡安山，水坑峡谷

此照摄于锡安山偏远的一个峡谷。那是一个多云的下午。这幅作品的成功靠的是复杂而巧妙的用光。太阳的倒影在照片前景的水坑里若隐若现，犹如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峡谷里光线柔和，眼前的景象既无令人分神的黑影，也无刺眼的强光。远处，午后的阳光照在一块方形的山岩上熠熠生辉，振奋人心，令人禁不住遥望那起伏的山脊与天际所形成的梦幻般景象。倘若太阳的影子在水坑的中央，那这张照片的效果将会更佳。有时，我也觉得，照片的光略微偏冷，但我对此已基本满意。





黎明时分静悄悄，这时与一天其他时光相比，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旭日冉冉升起，普照大地，身临此情此境，令人顿感幸福无比。一年中，有时还能观赏山谷雾气飘渺，而雾中升起的太阳或许是最诱人的光源。